

潘粤明演《白夜追凶》自说自话两礼拜

一人分饰两角“盼了很久”

优酷自制独播的由潘粤明、王泷正等主演的悬疑罪案剧《白夜追凶》日前上线，4小时即冲破5000万播放量，上线5集播放量已破2亿。潘粤明在剧中扮演双胞胎兄弟关宏峰、关宏宇，在夜晚还要互相交换身份，相当于一人扮演了四个角色。该剧制片人袁玉梅在接受采访时笑言，她甚至觉得有点不好意思，只付给了潘粤明一人的片酬。



剧中潘粤明一人分饰两角

潘粤明一首歌打动制片人

在“硬汉派”气质的《白夜追凶》中，哥哥关宏峰患有黑暗恐惧症，身为警局刑侦支队前队长的他心思缜密，言谈举止沉着冷静；弟弟关宏宇是一桩灭门惨案的嫌疑人，散漫、不拘小节。兄弟二人互用一个身份，白天黑夜接力，在身份的互换中寻找真相。

袁玉梅介绍，在挑选该剧主人公时，第一反应就是在实力派中寻找，小鲜肉根本不在考虑范围，“碰

巧潘粤明那时上了《跨界歌王》，他那首《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》表现得十分兴奋，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正好他之前和这部剧的监制五百也合作过。”最终打动袁玉梅的还是潘粤明身上“悲悯又坚毅”的气质。袁玉梅说，“硬汉派”的英文名是“Hard boiled”，直译是：被煮得过硬的鸡蛋，意思就是被生活折磨过久的人，而潘粤明身上有这份悲悯又坚毅的力量。

更想探究涉案背后的人性

和此前《法医秦明》《心理罪》等热门IP改编剧不同，《白夜追凶》是一部原创作品。据袁玉梅介绍，该剧的剧本创作历时三年，编剧指纹是专业律师出身，同时有一些警察朋友，所以剧本扎实、逻辑严谨。开篇就引出一宗灭门惨案，紧跟上线的碎尸悬念交代出兄弟共享身份寻找真相这一主线内容。

在袁玉梅看来，罪案剧最需要突破的是“人”，并不是一味地放大

和夸张“案”，所以这部剧无论是主人公还是罪犯，都是真实感很强的人，例如第一起碎尸案的凶手，患有严重的肾病，因无法支付昂贵的治疗费用而痛恨忽视健康的普通人。“我们不想单纯做成一个罪案剧，就像许多人从《潜伏》看出了办公室斗争，从《我的前半生》看到了成人偶像剧一般。”袁玉梅说，涉案只是背景与元素，她更希望探究人物由于涉案而置于极端环境之下的人性。

制片人告诉你“白夜”背后

●剧中尸体大部分是演员扮演的。其中有一个演员在扮演尸体的时候睡着了，还在现场打了小呼噜，以至于造成尸体有一处出现了胸脯起伏的呼吸。被不少观众发现，并且有弹幕说：“这个尸体不专业，还可以再抢救一下”。

●剧中爱情线低调不说，连女主角的服装都是低调的。扮演周舒桐的梁缘其实身材很性感，但为了全剧冷峻的气质，在剧中甚至束胸了。

●开场六分钟的长镜头，摄影师英剑一直在做各种新的尝试，这个长镜头是伸缩炮加20米轨道，9个人配合拍一天才完成的。

●公安部金盾影视从剧本到成片都为该剧护航。比如周巡介绍赵茜时本来要说她是公安管理系的研究生，被纠正改为“刑警学院的研究生”；高级警官（三监以上）的衬衣应为白衬衣，拍摄时都穿成了蓝色衬衣，后来在后期做了处理；前几集的碎尸场景和法医室内的尸块解剖血腥场景，都依金盾建议做了适当减少。

看到自己胖的镜头也挺郁闷

专访潘粤明

▼硬汉

记者：你之前的角色大多比较文艺，在接演这部“硬汉”剧之前，做了哪些准备？

潘粤明：说心里话，开始这部剧宣传的时候说是部“硬

汉剧”，我心里还有点发虚，因为我以前演的大部分主人公都是白面书生、富家公子哥。他们说“硬汉”，我就怕自己还不太够。但是整体看下来，我觉得其实还挺好的。

▼一人演两角

记者：剧中你演绎了一对双胞胎，要如何区分人物的不同状态？

潘粤明：一人分饰两角，我还是盼了挺久的。剧中兄弟俩加在一起，粗算大概有1000场戏左右。大概有两个礼拜的时间里，通告每天都是我一个人，都是自己跟自己演。双胞胎长得都差不多，但是性格肯定不一样，性格跟人物的职业习惯有一定的关联，做刑警的、做律师的、做武警的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业带出来的气

质，所以我就在这个方面下功夫。哥哥虽然在明处，弟弟在暗处，但两个人正好相反，哥哥更阴暗一些，弟弟更阳光一些，这也是区分他俩最好的一个要素。当时自说自话大概演了两个礼拜，都已经习惯了。开始还在摸索当中时，一个人一个人演，而且每一次都不止演一遍，演熟了以后记住中间的停顿、情绪高潮，再演的时候就轻松些。演第二个人物比较难，因为要契合第一个人物的情绪，这样合成起来才不会难受。

▼减肥

记者：这次要演一个警察，导演之前有要求健身减肥吗？

潘粤明：要求了。我一直也健身，后来因为工作节奏太乱了，没减下来，自己也很郁

闷。确实我在维护（身材）上做得不太好，有待改进。主要平时胃口太好了，吃饭就特别开心。有时候看到自己胖的镜头也挺郁闷的，也有点后悔，但是为时已晚。（刘玮）

娱乐评弹

影视剧别硬套诗歌，直白才易传播

近几年，电视剧用诗词作为剧名似乎成为一种流行趋势，从《千山暮雪》《寂寞空庭春欲晚》，到即将播出的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》《香沉蜜烬如霜》皆是如此。不过，有时候却感觉不知所云。

不知从何时开始，更开始流行将男女主人公的名字嵌入标题，再凑成一句诗词。例如，《何以笙箫默》，女主叫赵默笙，男主叫何以琛，两个名字凑在一起，得，剧名就叫“何以笙箫默”。虽说这个名字看上去文艺感十足，却有点玩文字游戏的意思。

《人间至味是清欢》则将这一趋势演绎到极致。本剧三个主人公，名字分别为丁人间、安清欢、翟至味，加在一起便硬凑出了“人间至味是清欢”这个蹩脚的剧名。“人间至味是清欢”这几个字，如果不看剧情，第一感觉会认为这是一档美食节目。但是，人间至味的东西，居然是清欢，清欢又是什么鬼？这不通。

将电视剧主人公的名字提炼几个字凑成作品的标题，这种传统，最早可能来源于琼瑶。像琼瑶的小说《碧云天》，既是借用了范仲淹《苏幕遮》第一句“碧云天，黄叶

地，秋色连波，波上寒烟翠。”而“碧云天”这三个字，也分别对应主人公碧寒、依云与皓天。不过，《碧云天》这个剧本的内容与主人公的名字，看上去还是很贴切，符合琼瑶剧“爱情至上”，男女主人公古典的、浪漫的气息。跟现在“硬凹”的剧名不可同日而语。

不难发现，这些剧名，大都来自改编的网络小说。作者本身具有一定的文学素养与文学功底，但毋庸讳言，取的名字也只是看上去“古香古色”“古风古韵”罢了，经不起仔细推敲，更无法与剧情完美融合。

事实上，但凡好的剧名乃至书名，大都能与故事情节契合，并且不需要那么复杂。像四大名著的名字，一望即知是在说什么，《红楼梦》原名《石头记》，盖因所有的故事都是从一块五彩补天的石头幻化而出；《三国演义》顾名思义就是发生在三个国家之间的故事。可见，给作品取一个简单易懂又贴切的名字，古人就懂。至于《四郎探母》《霸王别姬》《贵妃醉酒》这些剧名，别看只有短短四个字，则兼具文人浪漫主义气息与古典文化素养。没有玩概念，也没有生拉硬凑。

再比如我们都比较熟悉的《北京人在纽约》《温州一家人》《纸牌屋》《权力的游戏》，看电视剧名字就知道大体说了个什么事，晓畅直白。作品的名字里也没有嵌入什么作者硬拗在一起的、别扭的名字。

这些影视剧之所以硬要弄一个看上去古香古色的剧名，说白了还是另类的收视保障，观众似乎会提前预设，这是一部有内涵的剧。从剧情来看，大多数其实还是“挂羊头卖狗肉”。这样的剧看多了，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吸引力了。

（二号少女）